

晚风·龙光塔

## 慈姑

| 龚得泽 文 |

小时候不时会吃到一种球茎类植物，圆圆的，像个球，跟鸡蛋差不多大，却又有个芽把子，弯弯地翘在那里，似乎有点骄傲，形状有点像吹的哨子，口感有点面、有点苦，却又带了点甜，很好吃，配肉和百叶烧，肉和百叶更香，它也更入味，吃了还想吃。从大人口中得知这种植物叫慈姑，当时还不认字，想到自己慈爱的姑姑，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名字。

当时想当然地以为慈姑是姑姑带来的，下次去姑姑家一定会吃到慈姑，于是悄悄地期待。可是姑姑再来家里时并没有带慈姑来，去姑姑家也没有吃到慈姑，甚至在她家房前屋后也没有找到慈姑的影子，更不知道慈姑长在哪里，是怎么长的。

家北侧东面的小渠比较浅，有一年春天，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几个慈姑，作为种子，扔在了这段渠里，由它自生自长。慈姑的生命力很强，很快渠里就长出了一些。这个时候我才知道，慈姑是长在水里的，吃的都是慈姑的根茎。

由春到夏，气温一天天地高起来，慈姑茎叶也一天天地长大，铺展开来，亭亭玉立站在水里，直至长满这一段的小渠。慈姑与藕等都属于挺水植物，不过与藕的茎、叶都是圆形的不同。慈姑秸秆的剖面有点不规则，有点像蒲，似方非方，叶子更是奇特，像个箭头，也像剪刀或者燕子尾，与芋头的叶子有点相似。

秋天稻收后，因为不需要灌溉，小渠渐渐干涸，没有来水的渠底淤泥慢慢变成了板泥，慈姑的叶子也随着天气变冷渐渐枯萎，这个时候大人闲下来后会扛着铁锹带着孩子来到这里。一锹挖下去，可以挖出一串被烂泥包裹着的慈姑。大人站着挖，小孩蹲着捡。

家乡的大作家汪曾祺和他的老师沈从文都喜欢慈姑，称它是一种有“格”的蔬菜。不过，好的东西一定要长在对的地方。在稻田里，自然冒生出来的野慈姑却被当作害草，是除草时需要被除掉的。即使自己正确、有用，但永远不能不合时宜。

慈姑收获后可以像山芋、土豆一样长期保存。慈姑是多年生水生植物，适应性极强，沟塘河泊都能生存，只要有水，无需施肥除草就能收获，经济实惠。家后渠里

的慈姑，长了之后，用铁锹怎么也挖不尽，留下的根茎第二年会重新焕发生机，自然成长。

慈姑不易煮烂，而且刮人耗油，将稍大的慈姑从中间切开，和稍小的慈姑直接倒入锅中，与鲜猪肉或者咸猪肉慢炖，慈姑吸足了汤汁，肉不再腻，慈姑的微苦也变成了甘甜，很多人都由开始的排斥变成后来的惊叹。过年和开春，很多农家会做慈姑烧肉。慈姑也带上了深厚的年味和春的气息。除了切块与肉红烧，还可以将慈姑切成薄片，与肉片、豆腐干等一起热炒，也可以清炒、烧汤，还可以像爆米花一样爆慈姑片。慈姑与猪肉、干张结红烧是一道名菜，慈姑烧猪尾巴也是一道特色菜。

作为食用极其普遍的家常蔬菜，有一些人嫌弃慈姑的苦，但在历史上多灾多难、经常水淹的家乡，慈姑却在水灾年份救过很多人的命。汪曾祺11岁时江淮大水，水稻等其他农作物悉数被淹死，唯独慈姑耐水活了下来，很多人逃难到了上海，留在本地的很多饥民能够活下来靠的就是慈姑这些水生植物。他那年肯定吃了不少慈姑，他说“小时候对慈姑实在没有好感。这东西有一种苦味”，但后来他却对慈姑情有独钟，几乎逢见必买，即使心疼价格高于其他蔬菜。

慈姑是一个文学性、艺术性很强的蔬菜。唐代白居易《履道池上作》写道：“树暗小巢藏巧妇，渠荒新叶长慈姑。”宋代杨东山《咏慈姑花》写道：“折来趁得未晨光，清露稀风带月凉。长叶剪刀镰不割，小花茉莉淡无香。稀疏略惨瑶台雪，升降常涵翠管浆。恰恨山中穷到骨，慈姑也遣入诗囊。”当代大画家齐白石画过不少以慈姑为题的画，大画家李苦禅也画过《茨菰鱼鹰图》。

慈姑在很多文章或者视频、购物链接中多被写作“茨菇”“茨菰”。似乎有点道理。多数的未必是对的。《本草纲目》中写道，“慈姑，一根岁生十二子，如慈姑之乳诸子，故以名之。”由此可见，这里的姑应该代指母亲，就应该是“姑”而不是蘑菇们的“菇”。一年生十二子，还能把在烂泥里的“孩子们”个个弄得如此白净的母亲，怎么都是慈爱有加的好母亲。慈姑还是写作慈姑更有意蕴。

情趣·健康桥

## 盆景

| 朱武杰 文 |

盆景，中国传统艺术之一，是以植物和山石为基本材料，在盆内表现自然景观的艺术品。因此，人们把盆景誉为“立体的画”和“无声的诗”。

盆景最早始于唐代，有海派、苏派、扬派、川派和岭南派之分，日本和越南的盆景最早由中国输入，现在也很著名。二十多年前，出于偶然，我喜欢上了盆景，不过当时只是买一些花草草，配盆也很粗糙，两三年后才逐渐迷上了有造型的松、柏。多年来，随着对盆景喜好程度的增加，每到有盆景市场，或者有盆景展出的城市，我必定想方设法去参观一下，比如苏州、宜兴、南通、扬州、广东、福建等地。去越南旅游，发现越南的盆景偏大，根本不可能买回；去日本，是樱花烂漫的季节，因此徜徉在醉人的樱花丛中，根本无心去参观盆景园，也许，这犯了个大错。

我玩盆景，虽然时间比较长，但一直停留在初级阶段，只会欣赏，不会种养，因此一直反反复复是买、死、再买，几十年周而复始，修了身体养了性情，却也花费不少。家是陋室，面积不大，以往住在市区，通风、采光不错，所养盆景塞满阳台、客厅，甚至卧室飘窗，最多时有近三十盆。两年半前，搬了新居，照理阳台更大、采光更好，但偏偏养不活，更换的频率越来越密集，养的盆数也逐渐减少，现在一直保持着十来盆的状态，究其原因，可能还是种养技术不过关。

家有看着充满喜悦感的盆景，自然而然也会和朋友邻居们分享。前几年住旧居时，好几拨邻居来家做客，忍不住会

夸奖二十八盆盆景如何漂亮，如何有特色；有了这些宝贝，也会以花会友，和花友们交流心得体会，探讨养护知识。盆景这东西，是不太愿意赠送和交换的，总以为自己拥有的是世界上最好的，只能自己独自珍宠。

种养盆景，在享受乐趣的同时，也有小烦恼，那就是和夫人、女儿有冲突。由于爱好不同，她们不喜欢家有盆景，尤其是大大小小几十盆东西塞满了整个家，不但占据了她们的私人空间，还有虫儿在飞，她们怎能没有意见？吵架都不止一次呢！

时过境迁，如今，夫人已经仙逝，女儿已经出嫁。照理，已经没有管束，我可以买，可以不买；可以买小的，也可以买大的；可以买便宜的，也可以买贵一点的。但近两年，我买盆景的兴趣竟然大不如以前，以前每个星期要去花卉市场三次以上，现在，半个月也去不了一次，家里的盆景，从最多时的近三十盆减到现在的十二三盆，价格也从以前的每盆几百几千跌至现在的每盆一二百，是什么原因导致？一句两句还不一定说得清楚，留点体面，心里藏个小秘密吧！

新家、新盆、新景，十二三盆的盆景，盆盆充满喜爱，天天看着欣喜。不算太大的家，如今没了人气，讲话的人都没有，空荡荡的，只剩下我和盆景。每天浇水、翻土、拔草、端看，是否就是我和它们的对话？

远在天堂的夫人，假如能看见我现在已经有理性，不多花钱无休止地乱买盆景了，脸上是否会笑咪咪的？

语丝·五里湖

## 我醉欲眠君且去

| 朱海峰 文 |

一个几乎滴酒不沾的人写酒、写醉，似乎有无病呻吟之嫌。然而年少时不知轻重，喝过，且浅浅地醉过几回，如今虽因吝惜健康远离了酒桌，但那份微醺时身心异样的松弛感，却早已长成了心口的一枚朱砂痣。

青海的朋友们来启东看海，海拔与山川风物的落差，都在一杯酒中尘埃落定。他们以藏语歌敬酒，以锅庄舞劝酒，来自遥远青藏高原的酒桌风情，带来视觉和听觉的清新之感，继而又通过一杯杯烈酒，诉诸嗅觉和味觉，当然，最终百川入海，奔流成一片行云流水般的恣意。

我承认，在一桌渐入佳境的人群中，我依然是那个冥顽不化拒绝喝酒的人。

喝到微醺，怕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吧。喜聚不喜散的年纪，呼朋引伴的，不把酒，又凭何言欢？有时，也借三杯两盏淡酒，浇那一怀少年轻愁。酒，像一粒投入心湖的石子，漾起一层层涟漪；一瞬间，所有的情绪仿佛都被放大了许多倍，又仿佛被轻轻抚平了、安放了。

中年渐晓别离味，为健康计，杯中物反而成了青春的绝响。得失之间，终究缺了一份洒脱。像李白，醉后不知天在水，捉月而去，连人生的句号也画得如此浪漫。像东坡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稼轩的酒脱中又不乏沉郁与清澈，醉里挑灯看剑，更唤起一天明月，照我满怀冰雪。我想，如果在某个时空里遇见他们，定然要问一句：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定然要忘乎所以地与之浮一大白，浅醉或酩酊，尽兴则已。

一位有过一面之缘的诗人，也好酒，几乎到了嗜酒的地步。为了一顿酒和三二知己，他曾星夜驱车数百里，几杯烟火杂陈的酒，几句无关稻粱的清谈，足以令他沉醉不知归路。醉，是他生活里的常态。落拓不羁，成为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。直到有一天，无意间读到他的两行诗：“我不能忍受，用汉语写下/‘母亲在世的时候……’/我的泪水会落满她打空的水井。”相似的情感体验瞬间笼罩下来，竟一时语塞。原来爱酒之人，可以情深若此。又想起古龙，酒纵天才，他在自己的诗剑江湖里爱恨纠缠了一生，又借酒飘然遁去。

似乎都与酒相关。如果让李白的酒杯永远空着，殊难逆料是否葬送了盛世大唐的锦心绣口。如果没有酒的推波助澜，我的这些来自青藏高原和江海大地的朋友，也许不会一遍遍地，把心头的热血唱成歌。

想念酒，也因为想起了一些更邈远的时光。《兰亭集序》里的曲水流觞，实在雅致得紧。果然诗酒唱和由来已久，恰似汤汤曲水，潺潺而下，可惜它似乎只适配于建安风骨、唐雅宋，而与今时今日的语境格格不入，若效而仿之，便只剩下效颦了。

但酒杯永远空着的人生，终究无趣无味。没有了曲水，至少还有流年似水。花间独酌也终是寡淡了些，倒不如与故人相约，轻斟浅饮，换一宿薄醉。人事无常，有一场醉多好啊，我醉欲眠君且去，明朝看露湿桂花，西风黄叶，天凉好个秋也。



插画 戎锋